

一缸酸菜，腌半生烟火乡愁

■唐雪元

从事媒体工作经年，难免到处采访，也因此有了口福尝遍世间百味。可最不愿见到和触碰的，偏偏是那一缕最朴素的酸味。佳肴美味入口即忘，唯有老家粗陶缸腌出的酸菜味，沉在心底几十年，一遇晚风一逢寒冬，便悄悄翻涌上来，酸了鼻尖，湿了眼眶。

小时候，我极恨酸菜。

八十年代的乡下，冬天是寡淡的。土地封冻，菜园荒芜，家家户户的灶台，都靠着一缸缸酸菜撑过漫长寒冬。于那时的我们而言，酸菜不是风味小菜，是一日三餐的全部。清炒酸菜、酸菜煮汤、酸菜拌饭，日复一日，顿顿如此。那股清冽又霸道的酸味，浸透了我的童年，吃得我肠胃泛酸、胃口发腻，每到饭端上桌，就忍不住蹙眉犯难，甚至几度反胃干呕。

每当我摆下筷子、满脸抵触的时候，母亲总会一边收拾碗筷，一边低声数落我。语气不重，却字字深刻：“现在嫌难吃嫌酸，不好好读书争气，以后就一辈子同姆妈一样种田晒黄头，天天吃这个。吃得下要吃，吃不下也要吃。”

那时的我年少顽劣，听不懂母亲话里的委屈，只把这份酸涩当成命运的桎梏。我拼命读书，咬牙坚持，最大最朴素的心愿，就是逃离农村，逃离日晒雨淋的苦日子，逃离这日日相伴的酸菜！

少年理想简单，却足够滚烫，支撑着我熬过无数清贫日夜。那时的我从未读懂，母

亲年年腌酸菜，年年对着清贫饭菜叹气，从来不是因为爱吃它，而是为了让我们哥姐弟三人，在物资匮乏的冬天，能有一口热菜下肚，能好好长大、安心读书。

乡下腌酸菜，是刻在冬日里的仪式，年年霜降如期而至，从未缺席。秋风扫尽落叶，寒霜染白晨露，母亲便踩着微凉的风，去菜地收割最后一批大白菜和大青菜。一棵棵白菜青菜饱满厚实，裹着翠绿的菜叶，带着泥土的鲜活气息，堆满小小的院落。

母亲小心翼翼地把白菜青菜铺在石板上、墙根下，让秋风慢慢吹干表层水汽。阳光温柔地洒在菜叶上，也落在母亲微弯的背脊上。她一遍遍翻捡菜叶，剔除残烂的边角，动作轻柔又虔诚，仿佛在打理一家人整个冬天的生计。我总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看阳光染白她的黑发，看岁月压弯她的腰身，却唯独看不懂这份日复一日的操劳里，藏着多少无声的疼爱和辛酸。

菜叶风干柔韧，腌菜才算正式开始。那口陪伴了家里数十年的粗陶酸菜缸，是冬日里最珍贵的家当。母亲仔细擦拭缸壁，把每一处污渍都清理干净，陶缸被洗得温润透亮，带着经年累月沉淀的淡淡酸味。

铺菜、撒盐、压实，母亲的动作娴熟又沉稳。一层白菜，一把粗盐，盐粒簌簌落下，是冬日小院内最安静的声响。她那双被农活磨得粗糙干裂的手，骨节分明、布满老茧，平日里扛重物、种田地和操持家务，硬朗又坚韧，可在摆弄白菜青菜时，却温柔得很。指

尖抚过菜叶，轻轻按压抚平，每一层都码得整整齐齐，不慌不忙，一丝不苟。

那一刻，母亲好像腌的从来不是菜。

白菜青菜码满缸后，便是最郑重的一步。那块被岁月磨得光滑圆润的青石头，是腌菜的压轴之物。父母合力将巨石稳稳压在白菜青菜之上，沉闷的一声落缸声，便压住了一缸青绿，也压住了一冬的清贫与期盼。清冽井水缓缓注入，纱布封口，麻绳扎紧，从此交由时光酝酿。

北风呼啸的冬夜，窗外寒风叩窗，屋内点着火炉，暖意融融。这时，如果蹲在酸菜缸旁，静静侧耳倾听，缸里偶尔传来细微的气泡声响，那是白菜青菜在悄然发酵。我不喜欢它们，常常故意夸张地大声说道：“姆妈，你听，这缸里有放臭屁的声音，同我闹肚子时一个样！”母亲每每一听，眉头就皱起，赶紧打断我的话：“莫乱讲嘞，免得坏掉！”我知道，她心里是很慌张的，生怕被我这“乌鸦嘴”说中。

终于等到开缸之日，拆开麻绳、掀开纱布的瞬间，醇厚清冽的酸味扑面而来，瞬间填满整个庭院。褪去青涩的白菜青菜，变得温润通透，色泽微黄透亮，柔软紧实，带着时光沉淀的风味。可即便如此，我依旧满心抵触。我贪恋外面的糖果零食、鱼肉美味，打心底里嫌弃这一成不变的酸菜。

努力逃离吃酸菜，成了拼命奋斗的理由。

1996年，我背着简单的行囊参军离家。走出村口的那一刻，我心里满是解脱，我终于离开了这片贫瘠的土地，终于不用再日日

吃酸菜。此后三十年，我在外打拼闯荡，风雨兼程、步步前行，吃过酒店宴席的山珍海味，尝过天南地北的特色佳肴，终于活成了当年期盼的模样！

我以为，我早已放下了那段酸涩的过往，早已遗忘了酸菜的味道。直到多年后的一个冬日，酒店宴席之上，一盘精致的酸菜鱼被端上餐桌。摆盘精致、汤色鲜亮、鱼肉嫩滑，是人人夸赞的美味佳肴。可当那一缕熟悉的酸味漫入鼻腔，我瞬间红了眼眶——时隔三十年，跨越山海岁月，这缕酸味，和老家那口粗陶缸的味道一模一样。

一瞬间，所有尘封的记忆轰然翻涌。我想起寒冬里母亲忙碌的身影，想起她粗糙的双手，想起清贫饭桌上无言的陪伴，想起她那句恨铁不成钢的叮嘱。年少时拼命想要逃离的酸涩，成年后却成了最求而不得的乡愁。

我终于懂了母亲当年的苦心。她骂我怕苦怕穷，逼我争气、逼我上进，不是苛责，而是最深沉的疼爱。她一辈子困在乡村，守着田地与灶台，年年腌酸菜吃酸菜，把所有的甘甜与希望，全都留给了我们。她用自己的清贫半生，换我们的远方坦荡，换我们不必重走她的老路，不必忍受三餐酸涩的苦。如今我再也不用靠酸菜过冬，可当年腌酸菜的人，早已满头白发、日渐老去。

一缸酸菜，腌的是菜，熬的是岁月，藏的是母爱。那一缕深入骨髓的酸，是我半生奋斗的起点，也是我余生最温柔最酸涩的乡愁，岁岁年年，念念不忘……

存文诗三首

■罗存文

南津古驿：青石板的缄默

青石板不说话
马蹄声、挑夫的喘息、船工号子
统统咽进肚里——
只给我看，光滑的表面

皂角树下，数过自己的脚步
上街子到下街，一袋烟工夫
古庙的飞檐挑着同一片云
吊脚楼的戏台，等不来一个名角

码头不是用来停船
只用来停放时间

沱江依旧流
只是不再为谁停留

下码头的金沙，淘尽几代人的梦
六百年的石板，每一块都记得
我在谷湾村驻村那年，日日踏过的
早晨和黄昏

青石板不响，青石板只是
把一个人的脚步
磨成另一个人的印子

低空飞过柠檬园

四月，安岳的柠檬树还没醒
无人机醒了。往年半月，现在三天
二十架，三万亩

父亲那只药桶空在墙上
二十年了

年轻人去了省城
留守的老人把春天
交给遥控器

离别是盐，盐撒进土里
也能长出带咸味的新芽

父亲，无人机不会漏水
不会漏，漏的是我们

无人机穿过柠檬树带起的风
让枝条朝同一个方向摇晃
三月的安岳，空中那点轰鸣
压不住土里翻身的响动

修鞋人

他坐在巷口，三十年了
膝盖上铺着帆布，油亮亮的
一块磨薄的时光

锤子举起来，落下
举起来，落下
钉子吃进鞋跟的声音
比钟表还准
补一双鞋，三块钱
有人给五块，他不找
有人给两块，他也收

黄昏，他站起来
把板凳搬进屋
把工具箱搬进屋
最后把帆布抖了抖
抖落一地的鞋油味，和
碎皮屑

门关上了，巷子空了
只有他坐过的那片水泥地
比别处光滑一些，亮一些

七月的云（外二首）

■任晓薇

骤雨

天幕压沉暑气
云团堆起墨色
风卷乱舞沿路枝叶
闷雷低低滚过
大地憋着燥热

惊雷骤然撕开长空
雨线奔涌扑向田塘
肆意冲刷七月灼浪
待到热浪散尽
云层慢慢退让

喧嚣终会归于平静
风雨只是人间一程
纵有滂沱席卷天地
过后自有清风
还给世间清朗

流萤

暮色裹住田埂余热
草叶垂着薄暮
暗里浮起细碎光点
矮树丛间
飘着点点温芒

晚风轻轻托着微光
漫过沉寂夏夜
不惧无边昏黑
短暂点亮暮色
自在游走田垄

身躯微小光芒微弱
却敢对峙漫漫长夜
不必借月光光亮
纵然转瞬消散
也曾独自热烈

雪原

第1497期